

内蒙古历史文物散记



中国蒙古史学会
成立大会筹备组编

内蒙古历史文物

散 记

目 录

呼和浩特史略.....	舒振邦 (1)
历史上的包头.....	王龙耿 (12)
鄂尔多斯的历史变迁.....	卢明辉 (20)
百灵庙史话.....	卢明辉 (26)
土默川和赵王城漫笔.....	洪用斌 (34)
内蒙古地区的元代城址初探.....	马耀圻 吉发习 (44)
昭君墓.....	崔璇 (59)
万部华严经塔.....	顾菊英 (62)
元上都.....	崔璇 (64)
五塔 (金刚宝座舍利宝塔).....	马耀圻 吉发习 (68)
五当召.....	吉发习 马耀圻 (70)
大窑文化.....	崔璇 (74)
海生不浪类型文化.....	崔璇 (75)
包头转龙藏遗址.....	崔璇 (76)
大口遗址及其文化.....	吉发习 马耀圻 (77)
大青山、贺兰山、乌拉山名称来源.....	訥古单夫 (80)

文物古迹介绍

遗址及其文化简介

呼 和 浩 特 史 略

舒振邦

呼和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北靠雄伟屹立的大青山、南临奔腾澎湃的黄河，山河壮丽，气势磅礴，水草丰美，土地富饶。从很早的石器时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之上，披荆斩棘，辛勤地创造了呼和浩特地区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

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商代有“鬼方”、“土方”、“百方”，周代有“熏育”、“玁狁”、“戎馱（胡）”，春秋时有“戎狄（翟）”，战国时在这里游牧的北方民族统称为胡，其中主要为林胡和楼烦。

公元前三〇六年，赵武灵王的势力便到达了呼和浩特平原，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林胡，就已经西迁至今伊盟准格尔旗一带。①赵武灵王占有这个平原以后，便在这里大搞胡服骑射，所谓胡服骑射，主要也就是学习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装束和先进的骑马射箭技术，改革中原上衣下裳的传统服装和笨重的战车。赵武灵王训练骑兵的基地，就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大黑河左岸。②

胡服骑射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中原野战的军事技术水平，促进了伟大祖国大家庭的强盛和发展。呼市大黑河畔的原阳和在呼市一带活动过的游牧民族，都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赵武灵王撵走林胡以后，接着又臣服呼市以西的楼烦，便

在今日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设立九原（今包头西北）、云中等郡。今日的呼和浩特市属于当时的云中郡，云中郡的郡治就在今呼市南边的托克托县境内。同时在今大青山一带还修筑一条赵长城，今天我们登上大青山，仍然可以找到赵长城的遗址，那就是公元前四世纪各族劳动人民给我们留下来的劳动遗存。

赵武灵王以后，活动在狼山、河套一带的匈奴强大起来，为了争夺大青山以南的河套和呼和浩特平原，曾经先后和赵国的大将李牧、秦国的大将蒙恬、汉朝的大将卫青、霍去病等展开过激战，呼和浩特地方必然要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甚至是互相争夺的焦点。但是从总的说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呼和浩特地方主要的不是作为民族之间互相争夺的战场或焦点，而是作为民族之间互相友好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驿站。即使在秦汉时期，也并不例外。秦时有到匈奴去的汉地人民，也有到汉地来的匈奴人。特别是在汉代的汉匈两族友好和亲时期，汉匈两族人民之间的接触往来更加频繁，史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汉族人民也有“闻匈奴中乐”，越过长城，逃奔匈奴的（参《汉书·匈奴传》第3804页）。

至今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故事，也是汉朝的事情，王昭君是慷慨自愿请行到匈奴去的一个年青姑娘，主动担负起汉匈和亲的重大历史使命，在匈奴生儿育女，安家落户。为了汉匈两族的团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这种献身民族团结的精神，不但引起诗人作家的歌咏，同时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好评。至今还保存在呼市郊区的昭君坟，早已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古今中外的游人。

昭君出塞、汉匈和亲，不仅取得了汉匈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安定繁荣，同时也为以后匈奴南下投汉打下可靠的基础。到了东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人民首先投奔汉朝，分

布在北地、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其中云中、定襄（郡治在今和林格尔县境）都在今天的呼市管辖范围之内，呼市地方便成为汉匈等族交错杂居地区。之后北匈奴人民也大量南下投汉，匈奴人民与汉族人民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祖国呼和浩特地区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呼和浩特地方居住的，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乌桓、鲜卑、柔然、丁零（北方称之为敕勒、南方称之为高车）等族。其中拓跋鲜卑在其迁都平城（今大同）以前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以盛乐作为居住的中心。盛乐故城遗址就在今呼市南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村北的古城。拓跋鲜卑曾在这里修筑都城，建立“代”政权，招揽人才、发展农牧业生产。然后以此为出发点，迁都平城、洛阳，为北中国的统一，结束西晋以来各族政权分裂割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游牧在呼和浩特的敕勒族人民，在这里创作了举世闻名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敕勒民歌，很生动地刻画了距今一千四五百年以前呼和浩特的草原风光，至今还不失为脍炙人口的光辉杰作。敕勒川，指的就是呼和浩特平原，敕勒川民歌则是敕勒族人民在劳动生产实践中的集体创作。⑤这说明敕勒族人民不仅在呼和浩特平原为祖国大家庭创造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同时为祖国文坛增添了一支绚丽的奇花异朵。从此呼和浩特平原又以富有诗意的敕勒川而著称于世。

隋时，呼和浩特平原，称为白道川。隋朝允许南下的突厥

族人在这放牧，并给予物质支援。突厥沙钵略可汗上书表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承认“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⑥隋文帝也向全国颁发诏书，说隋和突厥，“今作君臣，便是一体”。隋文帝开皇十九年，漠北的突利可汗又南下投隋，隋封他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并在呼和浩特平原南边为他修筑大利城，又以义成公主给他为妻。突厥人民“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⑦漠北突厥各部都很羡慕，不断南下投隋，归附启民可汗。铁勒以及奚、霫等部，也来归附。启民可汗所居的呼和浩特平原，便成为大漠南北人心所向的中心地点。

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隋炀帝亲自北巡，历云中（今托县境）、沿大黑河直到启民可汗帐所在地呼和浩特平原。启民可汗召集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专程迎接，争献牛羊驼马数十万头。在此前六年，启民可汗被阿忽思力俟斤（阿忽思力是人名，俟斤为突厥官号）掠去杂畜，一次就多达二十余万头。⑧由此亦可见到当时呼和浩特平原畜牧业是很发达的。

隋末，中原大乱，中原人民大量来到呼和浩特平原，突厥势力因此更加强大。唐初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发兵大举进攻中原，唐太宗乃于公元六三〇年（贞观四年），派兵遣将大破突厥于阴山（大青山），擒颉利可汗。遂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⑨从此呼和浩特平原又在唐朝的直接管辖下，得到了发展生产的安定条件。突厥人民，也在唐朝的统一领导下，不单是发展了畜牧业，而且也学会了农耕技术，出现了“畜牧蕃息”。“年谷丰登”的新局面。在今和林格周围地区，唐朝还在这里开辟良田约“四千八百顷，收粟四十万斛”。⑩

说明唐代呼和浩特平原的农业也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呼和浩特平原在唐朝统一后畜牧业、农业的发展，与中原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大黑河畔的昭君坟，亦称青冢，也在唐人的史笈和诗词中不断涌现。从此呼和浩特又因为昭君坟或青冢而名声远传。

辽、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属丰州管辖，因此也称做丰州滩。丰州城故址即在今呼市东郊白塔村附近。至今还保存在呼市城东三十里的万部华严经塔，人们一般称之为白塔，就是辽代开始修建，金代重新加以修整的古老建筑。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从白塔遗留下来的各个不同时期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游人题记，以及题记所使用的各种文字，包括汉文、蒙文，契丹文、女真文、畏兀儿文、亦思替非文等文字看来，丰州在当时不仅是一个军事据点，而且是东西南北各民族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特别是元代，丰州既是通往漠北和林的重要驿站，同时也是和中原交通，以及和西方交通的要道，例如马可波罗从西方来到中国，就是通过丰州到达元上都的。

辽金元时呼和浩特平原的城市，除了丰州以外，大黑河中下游，还有云内州和东胜州，都是比较发达的城镇。《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代呼和浩特地区有“环以墙垣之城村不少”。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比较发达。同时元代在大黑河流域还有屯田，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的，既有老百姓，也有军队，有汉人，也有蒙古族人民，甚至还有畏兀儿、西夏等族的人，他们都对呼和浩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进入明代，由于明朝和蒙古族封建主以及蒙古封建主内部之间相互的争战，南北经济联系的中断，呼和浩特地区经济文

化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的摧残。一直到达延汗统一漠南，阿勒坦汗统率土默特部驻牧于呼和浩特平原以后，情况才逐渐好转。特别是在阿勒坦汗驻牧于丰州滩后，他一方面主动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恢复蒙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解决其境内人民“爨无釜，衣无帛”的困难。^① 另一方面，极力招纳从内地逃亡出塞的汉人，让他们在这里筑室定居，开辟水田、经营农牧，发展生产。在阿勒坦汗的锐意经营之下，久经破坏的呼和浩特平原，不仅畜牧业和各种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同时农业也发展起来了。“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② 这些人烟聚集的村镇，蒙族人民称之为“板申”。当时居住在大小板申的已多达五万余人。某些为阿勒坦汗所重用的汉人如赵全、李自馨、刘天麒等，则住在用土堡围起来的大庄院里。庄院占地面积有的二里，有的竟达五里。^③ 在这里面有他们屯积物资的仓库和豪华的府第。同时他们还驱使汉族人民为阿勒坦汗修筑“大板申城”，尊阿勒坦汗为皇帝，“为治城郭宫殿”。嘉靖四十五年（公元一五六六年），他们又役使汉族人民上大青山采伐十围以上的大木，“复起朝殿及寝殿，凡七重，东南建仓房凡三重，城上起滴水楼五重，会画工绘龙凤五采”。^④ 非常壮观。象这样美丽壮观的大板申，实际上已具备了定居城市的雏形。

公元一五七一年（隆重五年），阿勒坦汗与明朝达成通贡互市的协议，被明朝封为顺义王。在“各安生业、同乐太平”的空前有利形势下，阿勒坦汗完全有条件在青山似屏，绿草如茵的丰州滩上，建立起一座更加美丽的城市。他的这个美好愿望，终于在蒙汉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逐步地付诸实现。但由于工程浩大，人力物力仍感缺乏，因此他在万历九年（公元一五八一年），通过当时的宣大督抚请求明朝政府在技术工

匠、运输车辆和建筑材料方面给予支援。明朝政府根据他的要求，又“助以物料”，使他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建筑工程。为了完成这项巨大的建筑工程，长期并肩战斗在建筑第一线的蒙汉两族人民，是付出了巨大劳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呼和浩特城是蒙汉两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这座城建成以后，明朝赐名为“归化”、蒙古族人民则称之为“呼和浩特”或“库库和屯”，汉语的意思就是青色的城。这就是我们现在称为旧城的前身。

在这座美丽而新修的城市里，阿勒坦汗居住在这里的时间是不长的。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是他晚年所娶的一位美貌年青的夫人，她的名字就是历史上“藉藉有声”的三娘子，又名“也儿喀兔哈屯”。^⑤她在阿勒坦汗死后，作为蒙族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一直坚持遵守阿勒坦汗生前与明朝通贡互市的盟誓，不遗余力地保持蒙汉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所以在阿勒坦汗死后的数十年间，阿勒坦汗原来的统治地区，蒙汉两族的友好关系，基本上得以保持下来。即使有时受到破坏，往往不久又得到恢复，这与三娘子的从中极力维护分不开的。因此三娘子是在蒙汉两族友好关系上有很大贡献的。由于她长期住在这里，使蒙汉人民得到长期的和平与安定，因而这座城又被称为三娘子城。

明朝万历年间，黄教（指宗喀巴所创建的黄帽派喇嘛教，元代蒙古族所敬奉的是红教）传入呼和浩特地区，而黄教之所以首先传入呼和浩特地区，又是与阿勒坦汗及其妻三娘子的信佛分不开的。所以魏源《圣武记》（卷十二）说：“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俺答之佞佛，由于其妻三娘子。”

随着黄教的传入，呼市地区又出现了黄教喇嘛寺庙的建筑，如城内的大召（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城外乌苏图召的庆缘寺，以及在今萨拉齐县东四十里的美岱召（寿灵

寺)，都是从明代就开始修筑的。由于大召在市内，规模较大，是塞外有名的寺院，因此也有人将呼和浩特称为召城。

同时，明代呼和浩特郊区还出现了因专门书写或造纸而著名的村镇，如“毕七沁，犹华言能书者，……插素犹华言纸也”。^⑩毕七沁即今之毕克齐，插素即今察素齐，前者因为能书而得名，后者显然已成为手工业造纸的中心。此外还有巴克西板申，^⑪板申为明代蒙古语屋或村落之意，巴克西则为蒙语先生或老师的意思。说明这个村子是有老师教书的地方，也就是说，明代呼和浩特郊区的文化也有所发展了。

到了清代，明朝所修的呼和浩特城，即旧城，有过维修和扩建。如清康熙年间，为了防御噶尔丹，加筑了一道外城，东、西、南、北城门之外，都筑有瓮城。呼和浩特的新城，则是清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修建的，清朝统治者名之为绥远城，顾名思义就是带有统治意味的名称。修筑此城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驻扎军队的军营，主要是驻从右卫（今山西省右玉县）调来的八旗官兵和家属。仅在南大街北段设有供应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店铺。大量的市民、商店、铺户、手工业作坊、书院、娱乐场所，都集中在旧城。

当时居住在新旧两城的居民，除了蒙族以外，还有汉族、回族、满族和芷族等。有的是原来就居住在这里的，也有是从四面八方迁来的。这些新迁进来的和原来就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呼和浩特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清代单是在呼和浩特新修和增修的喇嘛寺庙就约有十五处之多。其中今名为五塔寺召（即慈灯寺）的五塔，塔身都以雕刻涂釉加工预制的琉璃砖砌成，梵文佛像，极为精巧。其凌云挺秀的风格，至今仍不失为蒙汉人民的艺术杰作。在城西北增修的法禧寺，寺中藏有

《松布堪巴所著经》的雕板，内容有经、律、论、医、算五种，是一部有价值的藏文著作。满族人民在这里修建了启秀书院，回族人民在这里修建了清真大寺和好几座清真寺。它与城内的蒙、汉、藏各式建筑荟萃在一起，更加衬托出呼和浩特的庄严、绮丽。生动地说明了这座塞外名城是蒙、汉、回、藏、满等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精心构造出来的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市区不断新修和扩大，特别是在清初大一统形势下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东西南北经济交往的频繁。呼和浩特逐渐成为商旅不断、百货汇集、人口稠密的塞外最大商业城市，由原来一个小“通事行”（指和不会说汉语的民族做买卖的行业）发展到呼和浩特首屈一指的大商号大盛魁，其资本之雄厚，经营业务范围之庞大，都是很惊人的。单是它去草地做买卖的骆驼，就多达几千头，将近万头，这些骆驼队所到的地方，远到西方的莫斯科。它在北京、天津、武汉、杭州、苏州等处，都有自己的专门庄号采购它到草地去换牲畜和畜产品的砖茶、绸缎、布匹。同时在许多大城市里设有自己的马庄、牛庄、羊庄、专门销售它从草原用不等价交换回来的牲畜和畜产品。

呼和浩特的农业，清代也有很大的发展。呼和浩特出产的粮食，不仅能够解决本地区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还有余粮供应内地人民的食用。雍正年间，由于内地米价腾贵，雍正就曾下谕：“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年来五谷丰登，米价甚贱……应自归化城购买米，从黄甫川界黄河运至内地。……若此事易办，则外而蒙古，内而百姓，大有裨益”。这一新局面的出现，是与呼和浩特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同时呼和浩特善于耕种的农民，还被分别派往清朝在科布多、鄂

尔昆河、土拉河的军屯去耕种、他们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经济的发展，畜牧业和农业产品的交换，以及南北之间相互的往来，呼和浩特与全国各地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呼和浩特的市区更臻于兴盛。清朝王循路过呼和浩特旧城时，曾写一首诗描绘当时的情况说：

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

圣朝治化无中外，十万貔貅尚控弦。^⑩

简短数语，充分反应了鸦片战争以前呼和浩特安定繁荣的兴旺景象。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呼和浩特逐渐成了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对象，呼和浩特地区的各族人民也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反抗和斗争，一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九月，绥远省和平解放，呼和浩特回到人民的怀抱，获得了新生。呼和浩特这座饱经沧桑的历史古城，发生了惊天动地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变化，真是人变、地变、山河变，“旧貌变新颜”。到处生机勃勃，气象万千。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都获得了蓬勃而巨大的发展。今后它将更加青春焕发，为加速祖国的北部边疆建设，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共同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⑩《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说：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三〇六年）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榆中即

唐胜州北河北岸，今之伊盟准格尔旗一带。

②参《绥远通志稿》卷一中。

③《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版2904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65页。

④《汉书》卷94下《匈奴传》3919页。

⑤《敕勒歌》的作者有说是斛律金、斛律光、或贺六浑。也有说是集体的创作。

⑥⑦⑧均见《隋书》卷84《突厥传》

⑨《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

⑩《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0《振武屯田》

⑪《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⑫同上

⑬《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⑭同上

⑮《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⑯范昭远《从西记略》。范书所说的元时，陶克陶及胡钟达二位早已指出其为明时之讹。

⑰巴克西板申见陶克陶《内蒙古发展概述》上第125页。《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第15页记载不少笔写契居古丰州川，“前此胡中向天一笔写契，写契者，皆中国识字之人也”。

⑱《清世宗实录》卷34雍正三年七月癸亥

⑲张曾《归绥识略》卷31，人部，诗词补遗中，王循归化城诗。

历史上的包头

王龙耿

烟囱林立，钢花四溅，包头以崭新的姿态矗立在阴山南麓的黄河之滨，百里长街从磴口到昆都仑河像一条银线，把她联成一片。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包头已成为祖国的重要钢铁基地之一，将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更换发出她那火红的青春。

现在的包头是个百万人口的大工业城市，可是在解放前包头只有六、七万人口，是一个所谓的“皮毛一动百业兴”的商业城镇，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历史文献记载，包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包头地名的由来

包头的得名大约只有一百多年历史，1809年，萨拉齐厅设治包头镇，这就是包头命名的早期记载。关于包头地名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包头系由“包克图”谐音而来。

“包克图”，蒙语意为：有鹿的地方。在古代，包头背后的大青山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是鹿群栖息的场所，所以称为有鹿的地方。《绥远通志稿》则解释包头一名来源于包头河，即蒙语“博托河”的谐音，博托是屈湾之意。今包头东河区东郊有一条从大青山麓蜿蜒南流的小河，过去就叫博托河。乾隆年

间汉族农民来此种地建村，就沿用博托一词为包头村。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汉语“泊头”二字谐音为包头的。原先的包头是一个紧靠黄河的水运码头，从甘肃、宁夏、山西来的商船都在这里停泊。1817年前，黄河的河道还在今包头东河火车站北，以后改道南迁至离城十五华里的南海子，所以泊头一词来源也很早。

蒙语“包克图”、“博托”，汉语“泊头”，三个词的音都很接近，因此人们就自然的融合成谐音——包头。

居住在转龙藏的原始部落

包头自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现在包头东河区人烟繁庶的转龙藏，在当时就住居着一个兼营农牧的原始部落。根据1955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转龙藏的发掘，出土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镞、陶刀、骨针、石磨盘、陶器等文物，还有羊、马、狗等家畜骨头。可以说明当时居住在包头东河的人们已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着畜牧业和狩猎。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而背负绵延千里的阴山，面临浊浪东流的黄河，地处河套平原和阴山山地联接处的包头，则是我们祖先得天独厚的活动场所。当时的包头人居住在今转龙藏的坡上，这里有一股常年不绝的清泉，供人们生活的需要，在坡下的平原上能种植庄稼，而森林茂密的阴山则是狩猎的好场所。

在转龙藏的遗址里还发现大量的细石器，是当时人们用来狩猎、割肉、刮皮的重要工具。这和中原农业区的新石器相比，更具有地区特点，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这里可能还居住过北方的游牧部落。

秦汉时期的包头

战国时期，包头是赵国的云中、九原所在地。在今包头昆区的麻池附近就发现过战国时期的安阳布范(铸钱用的模子)。秦朝统一全国后，包头仍是九原郡的管辖范围。

公元前206年，汉朝统一全国后，就在包头设立了稭阳城。这个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稭阳城到底在什么地方？过去的学者是有过考证的，现在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稭阳城标在今包头东河区以东，要是经过实地调查，这是有出入的。

根据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三》的记载：“河水(指黄河)又东迳稭阳城南……石门水(指今包头的昆都仑河)南注之”。按水经注的说法，稭阳城应在黄河与石门水的汇流处。今天在包头火车站南二公里处麻池附近可以看到一座汉代古城，当地人称为麻池古城，这座古城就处在昆都仑河与黄河的汇流处。

昆都仑河正当大青山与乌拉山的断峡分线处，峡谷又是一条较为宽坦的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现在的包白铁路也是经由昆都仑沟的。

在汉朝时，从中原到阴山北的匈奴地方，昆都仑沟也是主要大道。汉武帝时，势力达到阴山北，在今潮格旗、中后联合旗、达茂联合旗，往东经锡盟至呼盟一线，都筑有长城，称为外长城。从稭阳到外长城的大道上，设有很多城障、要塞，驻有重兵，保护这条交通动脉。

《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曰：“稭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虏河城，又西得宿虏城”。(注1)这条大道的起点就是在稭阳城。昆都仑沟在古代又称石门障，直到现在沟北还有沿用这个名字的地方，如石门火车站。